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三

政術部二 攝官 省官 曠官 侵官 爭長 濫官 賣官爵 巧官 攝官 代官 休假

攝官一

原拜真 承乏 真受也 攝官承乏 注承乏謂兼二職也 將效一官 敢有二事 增直官 貼職 沈括筆談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攝者為直官許敬宗為直記室是也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別舍但

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爾直舘直院謂之舘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

定宮闕 倖乘輿 孔帖曰崔光遠元宗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乘輿已出都人亂入左藏大盈庫爭輂財珍光遠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數十人乃定 又曰李晟擇文武攝臺省官以倖乘輿 **實有勞效 且求廉慎** 冊府元龜曰開成四年詔曰諸門入仕人數轉多每年吏曹注擬無闕惟河北諸道河東澤潞南劒三川京北京西管內官員稍多假攝之中實有勞效每年許奏三兩人仍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見任人其餘諸道並不得奏人 又曰五年嶺南節度使盧均奏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 **獨得補署 多是假攝** 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

孔帖云劉晏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敏銳盡當時之選趣督倚

辦故能成功　李德裕一品集曰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地貧俸薄無人願請多是假攝

不絕常務

按其歷任　冊府元龜曰高重開成七年以國子祭酒充翰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十日入院不絕本司常務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四年詔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若吏民致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可即以其名聞

兼孝恭長史

請韋相攝衛　孔帖曰李靖陳圖蕭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　嶺南物異志曰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閔其羈旅乃舉前件官在朝廷頗諳公事幸其佐理勿憚縻費請韋相攝衛

二人兼四嶽

一身總七職　並詳第二條

攝官二

原不二事禮

兼職兼人之稱

增周制尚兼官羣書考索云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師疑作死字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

太

宰兼行六卿事 又云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太宰之職顧曰掌建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空掌事典各有攸司固若不同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

原

不攝 官事不攝管仲奢僭

士會攝右 晉文公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叔魚攝理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理獄官

攝政 孔子為司寇攝政七日誅少正卯

兼二事 傳沈諸梁兼二事二事謂令尹司馬也

不給 衛侯將會史祝鮀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

增

知東都選 唐書

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仝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之時崇之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托知古歸悉以聞

何攝為 又云李巨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明日謝帝驚曰何攝為即詔授御史大夫

庶幾無相搆之患 續問奇類林云明太祖諭陶凱曰朕令立法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

攝官三

增詩唐苑咸送大理正攝御史判涼州別駕詩曰天子念西疆咨君去不遑垂銀棘庭印持斧柏臺綱雪下天山白泉枯塞草黃佇聞河隴外還繼海沂康

增制唐元稹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鹽鐵使副制曰王播在德宗時以封詔入仕踐履臺閣由御史中丞京兆尹掌鹽鐵為春曹尚書乃長邑髦以控蠻蜒盡稱厥職達於予聞驛詔徵還便殿與語得所未得聞所未聞昭然發蒙幾至前席重委操剸鋩刃益精國有羨財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肅然不有主張孰能勘濟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為西備戎羌東定燕冀內實九府外豐萬人百度羣倫罔不在爾

增碑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留連墳索怊悵文詞霜府録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戴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

省官一

原立政　審官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損不急　罷冗員史楚悼王用吳起為相損不急之官拊養戰士　增怨誹　厭伏孔帖曰李朝隱遷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讙騰朝隱㲉然無

避 又曰柳仲郢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蕑浹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

待賢才 罷冗官 唐書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 孔帖曰李泌同中書平章事請曰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員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

不虛設 則易求 孔帖曰杜佑為戶部侍郎上議曰設官之本以治眾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功也 又曰李吉甫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

貴簡約 汰粃滓 孔帖傳奕曰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 又曰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

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者菁華乃出　空竭府藏　悉收稟料 孔帖盧懷慎曰竊見諸司官員所在委積多者數倍多不釐務廣有除拜俸禄之費空竭府藏又曰張延賞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　罷郡縣吏　併省其員悉收稟料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　併寺監職 上詳省官二　羣書考索曰劉安世請省寺監以歸六部哲宗即位之初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處之得其理也今凡寺監之職可以為六部者宜併省之　得至治之體　察蠹弊之根 孔帖辛替否上疏曰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　羣書考索曰夫攝官之濫如資蔭如特科如雜流此皆蠹弊之根其可不加之察乎　户口凋寡桓温論并官　公私驅擾申

紹䟽省職晉書曰桓温總督内外上䟽陳便宜七事其二户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　申紹上慕容暐論守宰䟽曰吏多則政繁令之見户不過漢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公私驅擾人不聊生宜併省官職務勸農桑

省官二

原省西曹魏志毛玠為司空丞相東曹掾屬請謁不行時人憚之時議欲併省官員咸言省東曹太祖知之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先東東不可省遂省西曹

省蘭臺晉時議省州郡官吏以赴農功荀勗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蕭曹清静致畫一之歌此清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

正始中亦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欲求之於本則省事為先若欲省官司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云云

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晉王彪之議也

增何事官外置官孔帖沈旣濟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繁不患員少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曰止兩人侍對缺員二十一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

六員二十員可罷又云李泌曰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

減判官員又云楊綰奏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

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孔帖又云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

省官之不急又陸贄五要云省官之不急

委中書條件停減又云

陸贄議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中書條件停減省職省員省人羣書考索云元祐之減罷諸司建炎之罷併官屬此省其職也祥符之樞密直學士以六員為式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罷流外慶歷之減任子此省其入仕之人也

省官三

增詔元李謙清冗職詔曰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勑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尚尚蹈匪彝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

前規

增策唐白居易對省官併俸減使職策曰臣聞古者因
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衆寡
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
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項
以兵戎屢動荒沴洊臻戶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
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省官則事簡事簡則人安
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

其吏而不知厚其禄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禄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致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為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禄秩使多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

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

增判唐司馬滔對省官員判曰時康官備所藉為理户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糜我王爵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徒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百姓之訴用減庶僚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欲魯史異其文

增議晉王彪之議曰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

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　唐杜佑省官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衆事煩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

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存諸方策昔皐繇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

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遍舉顧兹大弊實思革之

曠官一

原沉職 備位 沉滯不舉言無職事 充位 張湯為御史大夫每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事皆決於湯丞相充位而已 養名 養名逋事詳怠情 干誅 速謗 以干先王之誅以速官謗 叛官 離次 出柙 毀櫝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 廢

厥職 失其守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廢厥職尸厥官若罔聞知 官失其守 敢賴

寵　不書朔不能治官敢賴寵乎左傳日食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葬士禮

服大刑禮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禮各司其局百官廢職服大刑　泣事

不敬　率職有怠非孝也禮　都家不及　州縣徒勞周禮朝大夫掌都家注都家王子弟也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使知而行之凡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有司不及謂有稽殿者也　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尸祿　素餐　慢官

怠事　棄命廢職　慢官速戾　且昧恪居　宜科懈

位　苟忌卹緯　是謂拂經　既不治危　宜科出柙

不能承式　何以守官　苟不恭乎乃職　必速戾

于厥躬　苟棄命而廢官　則有常而無赦　臨事有虧則思移過　失期不請誰合當辜　慢官之後徒告闕供　臨事之前胡不申請　畫諾　署名范煜黨錮傳論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郡為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冊府元龜曰源乾曜玄宗時在政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説相次為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諾署名而已　飲食終日　脫略萬事錦繡萬花谷曰五代李愚為相廢帝謂為粥飯僧以為飲食終日無所用心　蘇軾送李公擇詩曰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略萬事惟嬉遨　有司孔帖曰韋溫諫比詔下閱月有司弛不力　厥官如曠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

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　又曰得其人則公務克脩非其人則厥官如曠　蕭至忠論鬻爵

頗妨職務　**罕有才藝**　呂才東皐子集序曰除六合丞篤於酒德頗妨職務　孔帖曰切見宰相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比蓋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托虛踐官榮

嗣宗壞屏障　**斯立破崖岸**　晉書阮籍傳曰籍嘗從容言於文帝曰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韓愈記曰博陵崔斯立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為丞既噤不得施用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迹破崖岸而為之

曠官二

原不恭命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増莫肯夙夜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原失政不立　失官不食　百事茲昏由官邪也　王事無曠　增曠官之刺興韓愈論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仕之心則曠官之刺興

原日飲酒曹參為相不事事日飲醇酒注不事丞相之事

增三光不明漢書云蕭望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原不治事漢陳遵為掾不治曹事數廢被謫主者報曰陳掾今日以某事謫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謫滿百者斥

日清譚王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譚縣事亦理

增不知馬何由知數世說新語云王徽之為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

官曹虛設孔帖云陸長源上宰相書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

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虛設

不可曠缺

又云陸贄奏議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爾

與二弟連夜痛飲

韓愈順宗實録云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好學遠近慕其德行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未至人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

御史出都

孔帖云舊史韋思謙授監察御史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摇動山嶽震耀州縣是謂曠職爾

簿書棼如絲胥吏沸如糜

又皇甫湜吉州刺史廳記云下車之初覩簿書簿書棼如絲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酲登進其民皆薾然而疲

曠官三

增詩唐杜甫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駡　宋劉克莊廣州都試詩曰自昔番禺統府雄君恩暫許領元戎不羞短髮垂肩白且愛前旌照眼紅筆久不靈妨草檄臂新無力怯開弓即令超距多梟俊安用輜車載此翁

增判唐王維對宮門誤不下鍵判曰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閽人寔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殿

中惟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詿誤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臧紇　白居易對失囚判曰不念恪居儆於羑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曽是慢常而致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柙不科　唐人對二月不供宫人炭判曰入侍女之熏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熱投

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

增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髙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郡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宫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侵官一

原出位越官 君子思不出其位　思難不越官信也 越司代斲 諸越司侵職者杖七十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越其本司侵人職掌當杖之也 無越思 老子 不二事 君子行無越思守不假器挈瓶難假　不移官禮 不能卹緯焉用代庖 傳嫠不卹其緯而憂宗周之殞　莊子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一失其位不謀其政 易而生亂 過則有刑 各恭乃位出則有尤 如冒厥官過猶不及 增是太苛 何相侵孔帖曰杜淹建言諸司交案稽期請以御史檢校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

索案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海默然　又曰楊炎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盧杞請復之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又密啟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耶

非不惡寒　**嫌其出位** 韓非子曰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孔帖曰白居易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師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

便是越局　**不敢侵官** 孔帖曰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　又云帝勅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

官　冒也　杖之白帖曰侵官冒也　雖則奉公　且為出位　行苟越思下詳越司注　動而生悔　苟越思於乃職必速戾於厥躬白帖

侵官二

攢判唐人對京令問喘牛判曰二京分邑墨綬居官三揖通班黃圖作宰自可遙聞善政廣樹嘉猷江陵叩頭止風有驗洛陽强項據地無從何得道乏良規人餘惡少翳桑墻下不見童子懷仁垂楊路傍惟聞暴客相殺

忽此逢牛翻能駐馬羣非向楚詎是因風氣似還吳猶疑見月此乃丞相及言何煩邑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代斲之嗤難免　唐褚亮對建國判曰定之方中作為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黄道晝參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埶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勿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忘為葡息之詞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唐人對挈壺挈轡不供判曰甲兵用嚴班

位在守憯不畏法是瘝乃官挈䌫挈壺陳力同道軍井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佽擾於侯度使介胄之夫云思拜井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緊所掌而有失故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衣典冠乃為越事爾不還思咎從自及

爭長一

原周班　任齒魯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有功也㧞滕薛爭長公請薛侯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

十年　一日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　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 尚年 敬長 傳曰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謂康叔聃叔之凡有五人皆無官也 序

齒 燕毛 比肩 羞居我上 恥與同列 藺相如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屈節下車避頗頗乃負荊謝罪 費詩字公達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將羽聞黄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曰蕭曹親舊而陳韓亡命在上云云羽悟乃拜

忘彼肩隨 務茲心競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不可以後之 莫能相下也 滕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子皙伯有

以敬事長則順 見孝經 立而無序則亂 亂于位也禮記

相下 自尊 辨位 亂行 有儀 抗禮 我先

人下　禮謬　辭游　何以甲我　奚獨後予　晉鄭同儕　商周不敵　滕薛之尊　絳灌之恥　將後鄭忽　乃長滕侯　而與我齒　將不汝容　揎拔刀

碎硯唐書曰劉文静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　合璧事類曰鄭畋盧攜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嘆曰不意中書有此解之事　臣且不服　汝有何功冊府元龜曰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淮安王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　又曰尉遲敬德好訐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　有何

尊卑 **每陳攻伐** 事文類聚曰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與段孝共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 經濟類編曰晉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憤徑出不辭 **王勃陵藉** 山堂肆考曰唐王勃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為僚吏共嫉 **韓愈勁直** 合璧事類曰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德非心競** **禮失肩隨** 白居易判 **安得與臣比** **不欲在已上** 資治通鑑曰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之安

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勲孔帖曰郭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己上遂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

歎比伏滔肩　會斬裴叔首世說新語曰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宴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何辱如之　下詳拔刀注

爭長二

原少不陵長　卑不降尊　人猶犯齒　慮以下人

長幼之節　上下之位　增蔡序陳下春秋胡傳云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長於

勝左傳云齊先至故長於滕以力勝人胡傳云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人已入其國都矣

生乃與噲等為伍史記云韓信嘗過樊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同僚不能降意山堂肆考云隋黃門侍郎柳莊明習典故雅達政事文帝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之出為饒州刺史

爭競細碎韓愈順宗實錄云令狐峘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

視少年益自悲韓愈集云王仲舒字弘中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

爭長三

揩跋明錢習禮書唐顏魯公爭座帖曰顏魯公剛直之姿英發之氣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蓋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行香位次當尋龔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

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覬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慨乎

濫官一

原爛羊頭 續狗尾 後漢更始官爵皆賈豎羣小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 晉趙王倫篡位同謀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增互市　賭郡　晉書曰惠帝居位貨賄公行吏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　南史曰宋文帝與羊元保弈賭郡羊勝補宣城太守

起舞　善走　山堂肆考曰唐崔日用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為學士中宗即詔兼昭文館學士　又曰五代王進以疾足善走周太祖授以節度使

白版侯　墨勅官　朝野僉載曰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供至有白版侯者焉　唐書曰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勅斜封授官凡數千員至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

盈千人　致五品　孔帖曰袁楚客規魏元忠閹豎者給宫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受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庫　李綱諫疏曰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非貽則子孫之道也

引權勢　竭資俸　冊府

元龜曰中宗神龍元年李嶠韋嗣立同在選部多引用權勢求取聲望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　韋嗣立論濫官疏曰員外置官數倍正闕管府倉儲竭於資俸

授樂工　用幸人

孔帖曰優人李可及擢威衛將軍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之賢人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竇洵直固爭率授光州長史令位將軍不可帝不聽　續文獻通考曰元順帝至正六年有以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朶兒直班頓首曰用幸人居清選恐後世議陛下也

爵及盧犬　假弄麒麟

合璧事類曰齊後主時諸官奴婢濫得富貴者以萬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爵及盧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索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　朝野僉載曰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爾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騎都塞市　常侍比肩合璧事類曰梁天監初鍾嶸言永平時弊騎都塞市郎將塡街　又曰梁朝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

倚馬員外　索彪儀同合璧事類曰宋泰始初年爵秩無叙佃夫僕從皆受不次之位捉車者郎將倚馬者員外　下詳爵及盧犬注

仕路太廣　時事可知孔帖曰韓琬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　冊府元龜曰鄭綮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為詩多侮刺故時號鄭五歇後體及推平章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也

臺閣盈朱紫　胥史濫章韍孔帖曰蕭至忠同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　又曰帝封泰山張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九品張九齡當

草詔謂詵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今登封告成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紱恐制出四方失望

連車載補闕 廄馬駝封誥 孔帖曰武后時官濫謡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脫脫校書郎 山堂肆考曰唐代宗睿貞皇后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德宗建中元年乃遥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詔贈后曽祖祖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人其詔勑皆廄馬駝賜

王長通白門達自興阜授 鄭普思葉靜能以方術除 孔帖馬周曰臣伏見王長通白門達本是樂工與阜雜類縱使伎能有取可厚賜錢帛豈宜列預仕流起授高爵 文獻通考曰唐中宗神龍元年大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祕書監其年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置一千餘員 封百二十人 上詳引權勢注 下：詳廄馬駝封誥注

濫官二

增三百赤芾 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原武功爵 漢食貨志大司農陳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其有罪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注武功第五級曰官首第八級曰樂卿 增兼金累紫 抱朴子云莽之世賣餠小人皆得等級斗筲之徒兼金累紫 原鴻都門 後漢靈帝好學餐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并待詔鴻都門士君子皆深恥之 增西園成市 任昉表云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申不足之嘆 私人以官 孔帖云魏元忠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 獻

瓜 又云帝幸梁有獻瓜者嘉其意欲授以試官陸贄曰爵祿者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忘軀者又何勸焉

分職建官不可濫 又曰李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於時因蓋前非曰分職建官不可以濫

取士多且濫 又云劉祥知選事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

孫供奉 幕府燕閒錄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

樞密易宰執與羣閹伍 山堂肆考云宋徽宗政和中以內侍童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每春秋大宴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入內復易宰執與羣閹為伍

王爵於是濫 事文類聚曰宋朝故相未聞有贈王者蔡京秉政用繼述之說贈王荆公為舒王贈何執中為

清源郡王又贈鄭居中為滎陽郡王暨取燕山賞童貫之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濫矣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清寧中耶律尼魯善寫真官至太子太師　善寫真又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遥授教坊司官沙的為平章事　教坊司為平章云

濫官三

增䟽唐辛替否諫中宗置公主府官䟽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貟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

廉節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朿帛無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陟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興狗尾生謡將恐巍巍盛唐取議於後　韋嗣立諫濫官疏曰子産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

賣官爵一

增漢食貨志曰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人入粟輸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

又曰武帝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師古注所姓忠名也株送徒言被根株牽引送充徒役其能入財者即補郎也

原白帖曰張釋之以貲為郎 注漢法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又曰食貨志桑弘羊為均輸令吏民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

又曰漢桓帝占賣關內侯 增文獻通考曰靈帝時

段閭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勲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原白帖曰張讓專權孟他以蒲桃當作葡萄酒一斗遺讓讓拜他梁當作涼州刺史　增合璧事類曰宋文帝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册府元龜曰鄭愔諂事武三思掌選專以賣官為務人多怨讟時京師大旱為之語曰殺鄭愔天必陰　又曰肅宗至德二年侍御史鄭叔清奏諸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

勑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又準勑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者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勑處分如未曾讀學者加三十千時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又曰憲宗元和十二年詔曰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宜之制以成儲畜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

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出身一千石者使授解褐官　文獻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勅誥　又曰金哀宗天興元年賣官及許買進士第京城民入貲授延州刺史劉仲温授許州刺史　又曰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屬郡饑訪富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以授官　又曰順帝至正四年有匿奸事而輸粟得七品者為怨家所告中書省司郎

中成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奸淫之人何以為治必奪其勑還其粟著為令從之　又曰明英宗正統五年勑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　又曰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按此為納粟入監之始　又曰嘉靖四十三年户部尚書高燿奏薊鎮乏糧乞開充選事例請於歲貢援例等監生預授在外布按經歷等官經歷五百兩至檢校

一百二十兩各有差官員出身從七品一百六十兩至從九品六十兩各有差從之

賣官爵二

原**銅臭** 雁美 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拜三公問子鈞曰我為三公人以為何鈞曰議者嫌其銅臭耳詳司徒 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書刺謁規規卧不起既入問君前在郡食雁美乎

入粟 **輸錢** 漢食貨志鼂錯策重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帝從之渫散也 後漢三公皆輸禮錢或以錢不足免

為郎增秩 **受爵移賣**

前漢食貨志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注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則增其秩　武帝本紀云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注貤次第也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

黃霸補卒史　曹嵩至太尉

漢書黃霸傳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注三輔郡得仕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

相如非其好　德容以此達

司馬相如以貲為郎非其好也　魏張德容為門下小吏家富自惟寒素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伺大吏有乏者即給之以此見識達也

增教令　堂牒

孔帖曰前蜀王衍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　五代史曰閩王昶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

上造

樂公 上詳第一條 白帖曰漢武時國用耗竭有司請賣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得至樂公樂卿者

有定價　必並爭 魏書曰元修義為吏部尚書惟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劫 下詳教令注

上郡旱　陝西饑 史記曰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人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三年陝西旱饑詔許富人入粟補官

拜司監　至將軍 冊府元龜曰李義府為中書令賣官鬻爵有占候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可壓勝遣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乃取延錢七百貫 又曰有康謙者本商胡明皇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賂遺國忠官至將軍

其價賤　以賂遷 冊府元龜曰左丞相裴冕性忠勤奉公然不識大體賣官鬻爵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

之其價益賤　又曰杜黄裳元和初為相有經畫
之才然性頗貪黷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

起復節度　求為權使

冊府元龜曰李逢吉為右僕射澤潞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纘敬宗下大臣議逢吉受其賂曲為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昭義節度留後　又曰晉董遇高祖天福中為三司副使有王景遇者累掌銅鹽雜務善以賂事人因以貨數千萬賂遇求為解縣鹽榷使

選舉凌遲　倉廩虛罄

史記曰干戈日滋財賂衰耗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恥相冒　文獻通考曰後魏明帝時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

為下吏鬻　以好爵釣

冊府元龜曰至德初詔崔渙充江淮選補使以收遺逸渙惑於聽受為下吏所鬻濫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　又曰王涯為相好蓄圖籍數倖書府凡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

先以好爵釣焉

元恭取錢　安樂降勑 冊府元龜曰李元恭中宗時為長寧安樂二公主引用知吏部侍郎掌選事以贓汚聞時人為之語曰長寧安樂並狂顛既教翻地亦翻天賣弄大家猶未足使使元恭來取錢　孔帖曰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猷動天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勑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卜式獻錢拜郎中　夢炎輸米命副使 文獻通考曰卜式武帝時獻錢三十萬拜郎中復為御史大夫封侯　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遙授松江民曹夢炎浙東宣慰副使夢炎願歲輸米萬石乞免傜且求官職故有是命

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　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 續問奇類林曰昔有論武帝靈帝賣官同而意指異武帝取之豪富百姓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

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靈帝取之貪饕公卿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温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為小人

主門同商賈　選司如仇敵孔帖曰柳澤上疏曰竊見神龍以來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闤闠然　又曰韓琬上言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

賣官爵三

增疏唐蕭至忠諫賣官鬻爵疏曰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陛下降不營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貪吏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

斂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

增論唐牛希濟崔烈論曰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人教化之首率皆如是即同販婦之行盡生民膚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

求國家之禍也

巧宦一

原盡得五侯　四至九卿 漢五侯不相得賓客不同惟樓護君卿遊五侯門盡能得其懽心　漢汲黯姊子司馬安深文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季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背約　專祿 汲黯謂公孫弘曰齊人多詐始與臣約即上前皆背之　以周旋　持祿

固寵　增茶白　草朱 山堂肆考曰宋鄭可簡以貢茶遷福建運使其子待問以獻朱草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

吮靴　製冠 朝野僉載曰唐張説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謝抱其靴鼻而吮之　山堂肆考曰韓侂胄有愛妾陳譚王陳四人皆封

郡夫人其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佑胄佑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

柔媚　險巧

冊府元龜曰庾準常州人以門蔭入仕肅宗末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為時論所薄　孔帖曰楊元卿性險巧所至聚斂諂結權近故累吏方任

累擢　驟拜

冊府元龜曰傳游藝為左補闕上書稱武后符瑞合革姓受命累擢為鳳閣侍郎平章事時人號為四時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綠及朱紫也　又曰呂諲天寶末為哥舒翰判官肅宗立諲馳赴行在帝深遇之朱光輝李遵在君之側皆希旨論其善諲亦屈已事光輝等故驟拜御史中丞

附上官　達賀婁

冊府元龜曰鄭愔中宗神龍中為宣州司士景龍中附昭容上官氏累遷吏部侍郎　又曰唐休璟神龍中以老病

罷歸私第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宫人賀婁氏用事而休璟為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

為所稱

爭與交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憲宗時為太原府司錄參軍謂監軍李國澄曰何不以近貴取事而日滯於外閫乎國澄曰豈所不欲其如貧乎乃許借錢十萬澄初未信及至闕咸如其諾尋除中尉遂為中人所稱　又曰元稹初入翰林中人爭與稹交裴度三上䟽言甚激訐帝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非儒流

無學術 上詳柔媚注　冊府元龜曰盧甚代宗時為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為京兆尹甚無學術然善事權貴

事元載

結李訓 孔帖曰郭英乂東都平權知留守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　冊府元龜曰舒元輿為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相結亟加遷擢

善俯仰

毀廉隅 冊府元龜曰裴武自釋褐以吏才稱累遷至京

兆尹善俯仰能交結權右雅無清直之稱　孔帖曰韋陟襲郇國公坐事貶後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廉隅餉謝權幸

托昭容　賂皇后　冊府元龜曰崔湜中宗景龍中昭容上官氏屢出居外宅湜托附之再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又曰後唐袁象先朱溫之甥也莊宗既平梁汴象先厚賂劉皇后賜姓名李紹安復為宋州節度使

有中人助　由他逕致　冊府元龜曰李景儉德宗時自忠州刺史受代至京除澧州刺史延英辭日景儉時有中人助進及月華門遽宣不令赴郡除倉部員外郎　又曰鄭權為工部尚書以家多僕賤奉入寡薄尋由他逕求致節制不旬月授嶺南節度使

因緣附會　傾背進奉　冊府元龜曰戎州人代宗時以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因緣附會與時上下　又曰嚴綬德宗時為宣歙池判官時觀察使

劉贊卒斂傾軍府資用進奉徼拜刑部員外天下判官進奉自斂始

豈全吾軀 常達**鈞聽** 山堂肆考曰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畏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亂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又曰宋程松諂事韓侂胄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附宇文述 賂楊國忠 冊府元龜曰丘和初仕隋為蒲州刺史坐事除名煬帝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　又曰康康本商胡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賂遺楊國忠官至將軍

一年擢平章 二朞為宰相 上詳累擢注　合璧事類曰武后時薛季昶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自給事中二朞為內史宰相

黎幹具數百人饌 薛平進萬餘匹絹

冊府元龜曰黎榦為京兆尹時魚朝恩知國子監事榦動必求媚每期將至監則具數百人之饌傾府吏以辦之　又曰薛平敬宗寶歷初充河中節度使平理青齊有政績及是進絹萬餘匹旋有此拜議者惜之

巧宦二

增勸王諸呂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云以大謁者張澤勸王諸呂封為建陵侯

郭尖 山堂肆考云後魏郭景讓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附張易之兄弟 冊府元龜云唐薛曜頗解屬文則天時以附會張易之兄弟歷位正諫大夫

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唐書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

而寡慎是必常以事干魏知古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罷為工部尚書

奕博偽不勝孔帖云宗室道古巧求宦遊公卿間常與奕博偽為不勝厚進所負嗜利者多得其歡心

求鎮守又云鄭權遷工部尚書乃結權倖求鎮守於是拜嶺南節度使

容容持祿又云李元素元和初召為御史大夫一不建白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

舅血染緋唐書云李子慎誣告其舅獲五品其母見其緋彩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柔聲婉顏孔帖云孫想逐痞鬼文有司馬安者擬仁盜義縛舌膠脣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又云王式少節儉巧於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

納眇女致仕進冊府元龜

云梁盧損進士擢第左丞李琪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進

巧宦三

增詩唐章孝標贈陸沓浙西進詩除官曰帝城雲物得陽春水國煙花失主人昨日天風吹樂府六宮絃管一時新

換官 擇官 不擇官附

原恭賞換縣薛宣為馮翊頻陽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粟邑縣小人謹朴易理令尹賞

有才宣奏賞與恭換縣旬月間兩縣皆理曰公綽優於趙魏

儉誕換州 魏志毋丘儉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東關不利乃令儉誕對換誕為豫州儉為揚州

增毋不肯去鄉 孔帖云張九齡出為冀州刺史以毋不肯去鄉里換授洪州都督

父嫌名 又云韋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

兩換其職 又云常袞以崔祐甫剛直因議羣臣喪服不同袞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自中書舍人謫為潮州刺史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相當署制勑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袞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勑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不嘗有可謫之言乃罷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

無替字人之術 又云元稹吉政誥京兆尹季同以政有幹蠱之稱流聞於西遂

其換縣之求無替字人之術

謁宰相請移散官 又云杜羔元和中為萬年令許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將繫之羔等辦列尤苦尹不為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

願以柳易播 韓愈柳子厚墓銘云元和中常例召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中山劉夢得禹錫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毋子俱往理請於朝願以柳易播

擇官 舊無此二字今照日門晷災蝕等例補入

原葛洪求勾漏 葛洪字稚川遷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以年老欲鍊丹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其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榮以有丹砂故耳帝從之

阮籍求步兵 阮籍聞步兵廚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增聊欲絃歌 晉書云陶潛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

以為彭澤令

都虞候已亂
唐書云段秀實字成公白孝德為節度使薦為涇州刺史時郭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至曰人被暴害且大亂公誠以某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

不擇官
委吏乘田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原子路不擇祿仕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呂範
釋褠
魏志孫策從容與呂範碁範曰將軍士衆日盛綱紀猶有不理願蹔領都督為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範曰今托將軍者欲濟世務爾猶同舟涉海此亦範之計非但將軍策笑範出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闕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衆事威禁大行

毛義

捧檄 毛義事親孝張奉慕其名往候之會州檄至以義守令義捧檄入喜見顏色奉以是賤之後乃悟曰為親故也 李充屈作小縣 晉褚裒謂李充曰能屈作一小縣否充曰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作剡縣

代官一

原嗣掌 終吏 周禮嗣掌某月注云代往一月谷永與段會宗書終吏亟還 策名

隨牒 增清淨 簡易 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事無所變更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記纂淵海曰歐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 有禮 無狀 孔帖曰李自良為右衛率馬燧來朝德宗

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不敢當帝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北門無越卿者勉為朕行　又曰柳晃奏閩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五區於東越又置五區於泉州不經時死耗畧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

雞鳴烏飛　合璧事類曰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潛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紀纂淵海曰李元紘治潤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鵶羣飛以擁行車開元天寶遺事

牽船擁馬　上詳雞鳴注　紀纂淵海曰姚崇牧刖州受代吏民擁馬截鐙留鞭

必為政何以代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晉書曰張軌病風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涼州一時名士威振西河何德以代之

為裙衫

留鞭鐙 梁書曰任昉為吳興太守清潔被代而還無衣沈約為裙衫迎之 下詳擁馬注

因其迹 必當改 漢書曰黄霸代韓延壽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 晉書曰謝方明善治郡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移變無迹可尋

蕭規曹隨 召父杜母 漢書曰蕭規曹隨功若泰山 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狗貂相續 糠粃在前 合璧事類曰晉趙王倫篡位奴卒厮役亦加以爵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又曰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顧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宜有以誨 實為未易 記纂淵海曰徵班超還任尚代為郡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遠宜有以誨之 齊書曰王延之

代張緒為中書令何點曰後接之者實為未易

未服即墨　方清冀朔

合璧事類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田單乃縱反間於燕惠王使騎劫代將　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大興攻討大河以南盡為晉土逖方當埽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逖意甚快快

按校馮翊　檢察會稽

合璧事類曰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事東都望之因令問延壽在東都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即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廩官錢放散百餘萬上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　又曰王羲之與王述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為會稽羲之代述述後檢察會稽辨其刑政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

錦標得雋　金鼎調元

揮麈錄曰王曾李迪皆狀元及罷相又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兄弟之義

子孫不忘記纂淵海曰同僚之誼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尚以此為務　王禹偁詩曰古人垂交代子孫不相忘

舊政告新令後功掩前羞南史曰傅劍代劉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歐陽公詩曰後功掩前羞

刺史不輒去

節度少換代孔帖曰楊綰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條具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帝嘉其謀云　又曰唐自兵興以來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焉故行軍司馬皆簡自上意

張延賞侮韋皋後為代

李端初詬堅老若有素記纂淵海曰唐張延賞選韋皋為壻皋不拘小節公侮之皋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川為延賞代

公曰吾不識人揮麈錄曰詹堅老下大理李端初為少卿詬曰子嘴尖如此識姦人也後十年堅老代端初為淮南漕端初頗省其面目因曰郎中若有素者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言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不知比往時嘴尖否端初愧怍而悟

無變蕭何法　敢易袁公政上詳清淨注

孔帖曰袁滋召為金吾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代官二

增考績尚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原及瓜而代**齊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告令尹楚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

矯代 魏信陵君無忌請救趙魏王畏秦不許趙告急於公子公子之客入王宮盜節矯代晉鄙鄙不設備公子遂入鄙軍鎚殺鄙而代將其軍遂救趙也

功成者去 四時迭代功成者去

授受不替 **蕭何舉曹參**

舉三人 邴吉為丞相病篤上自臨問曰即有不諱誰能代卿對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可以無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三人皆在臣右惟上審之及相繼居位並皆稱職上謂邴吉知人

合符而去 後漢傅燮字南容州將范律名知人舉燮孝廉後燮為漢陽太守律亦代合符而去鄉郡榮之

更盡 漢段會宗為西域都護騎都尉三歲更盡還為沛太守邊吏三歲一更也

親友兩代 魏陳矯為廣陵功曹使過太山太守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曰吏與二千石鄰國屈從陪臣遊不亦可乎及為郡

及尚書令皆代嬌

父子相代 詳父子濟美

周瑜舉魯肅 吳周瑜病舉魯肅有智畧足以代瑜

增陸遜代呂蒙 合壁事類曰呂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御者蒙對曰陸遜志意深長才堪負重乃以代蒙

新不如故 又云梁江革為廬陵王長史以正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還朝言革情事好酒以王曇驍代南州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情不情新人不如故

賦詩清水亭 北史云申嶶為襄州刺史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嶶賦詩於清水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老人記政 又云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

巡察使二年一代 經濟類編曰中宗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

繼踐台庭事文類聚曰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郡王渾公佐之不十年接控數州繼踐台庭郭子儀家傳

以病求代孔帖曰張建封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

劉晏李勉堪大事又曰令狐彰方疾甚表史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洛悼

舉弟自代又曰韋貫之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

三揖一辭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記

災星去福星來湘山野錄云楊叔寶郎中典眉州人言眉守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口號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曰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舊例用此一首

代官三

增詩唐權德輿酬張祕監喜太常中書與德輿同日遷官相代詩曰珠樹共飛棲分封受紫泥正名推五字貴仕仰三珪繼組心知忝腰章事頗齊蓬山有佳句喜氣在新題

休假一

原按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

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增顔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謝謝亦告也　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爲限千里内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

增問奇類林曰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也沈括筆談曰本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次入宿若遇豁宿歷書腹肚不安故相傳為害肚歷

休假二

原賜告　分休上詳前敘　王咸别傳曰咸少為郡吏刺史劉表題門上有能陳便宜益於時不限廝役賤長以聞咸因陳事得署州吏大㳂分休　荷擔　杖策曰許荆字子謝承後漢書

張少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步策杖同類以車斗與之不取

祝問疾　吳拜老

謝承後漢書曰祝皓字子春志節抗烈篤於仁義為吏歸休先周旋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　又曰吳馮字子高為州郡吏休假先存邮行喪孝子次瞻病畢拜覲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離兵　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尼字孝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母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在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康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遊集　定省

世說曰車武子為侍中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急出過詣王子敬車求去王問何以匆匆車答

日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乃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敢去晝急而還　宋書曰王敬弘子恢之為祕書郎恢之自請假還家來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

造渚　還都　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榮觀中國日弊乃併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鄧粲晉記曰郭璞為王敦參軍知敦作亂受假還都露布以討溫嶠為名及至建康南坑殺參軍郭璞初桓彝常令璞筮卦卦成彝問其故璞曰卦與吾同

拜墓　葬妻　晉陸華仕錄尚書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顏含馮懷以為華居台司受托付大臣之義本在忘忌既蒙詔許省墳墓豈容有期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詔從之　魏舒字陽元為尚書三娶妻皆亡是年自表乞假葬妻賜地及錢

三最予告　數月考免　杜欽言於王鳳曰竊見令云二千石

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令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鳳不聽竟免野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多病數告 賈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數月乃還逵考竟免之

與飲失期 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嘗賜告者數終不愈 史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問之對曰齊王使求臣女弟與使者飲故失期也

增

出省 望廬 梁劉孝綽歸沐詩步出金華省還望承明廬

弭蓋 染衣 唐李嶠送人休沐詩暫弭西園蓋言事東皐粟 金元好問暫歸秋林詩可惜緇塵染素衣

觸景 浣塵 又元好問出京詩驅車出國門白日觸隆景 又曰塵泥久相浣夢寐見清潁

焚魚 墜馬 劉孝綽詩但顧長閑眼酌

醴薦焚魚 元虞集有墜馬予告詩 釋簿領 復羈縶 劉孝綽詩時時釋簿領 宋陳去非詩飽受今日閒明朝復羈縶 遂其私 從所欲 唐韋應物詩公門懸甲令澣濯遂其私 李嶠詩伊我懷丘園願心從所欲 曾隨牒 免綴班 元好問詩昨曾隨牒來六月阻歸省 明高啟詩得告今朝免綴班 長告不爭 遇休即召 韓愈順宗實錄云令狐峘貞元初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每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乃長告不與爭 孔帖云王珉每見閤中視日薄暮乃得出遇休日使至第召之

休假三

原自公退食詩

山郎出錢 漢書故事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

注云山財所出也故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注云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餘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楊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皆化之莫不自勵

謁者自白 漢令曰吏二千石過長安謁注云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所在者無辭

鄧通不出 文帝幸鄧通通亦愿謹不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也

未嘗出門 張安世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門

增**滌中裙廁牏** 史記云萬石君長子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予長休告 事文類聚云漢丙吉為相掾史有罪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

原**董賢不出** 董賢

字聖卿便僻善媚每賜沐浴不肯出歸常留中視醫藥哀帝乃詔賢妻得通籍入殿中

李登得假　風俗通曰濟北李登為從事吏病得假歸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弟寧我凡弟相似不得別汝差類病者我代居府後人所言廢事見時相弊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為也

毛據請假　范甯斷啟二千石急假事云江南太守毛據尋復請假臣則失甚多且建國以來急制所不及

隨所欲之適任取日多少　范甯啟抲衆官管改解故事云伏見內外正官皆陳假紛煩瀆無已臣謂宜去疾病假紛解故之制一令令陽改日隨其所欲適其任取日多少也

尚書不上皆抲急　傳咸相諭草云黃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於自須多廢輒皆移病前門自今以後尚書鋪不上門抲急抲音烏引也又音枯

張扶不肯休　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至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

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壯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亦可矣扶大慙

劉類不與假 魏志劉類為弘農守使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也

請急跨月有違憲制 元嘉起居注云王韶之彈著作佐郎王瓊法坐十月十四日正直請急二朝

禁旅請急無經宿文 又云御史中丞劉武之奏彈强弩將軍陶文朗請急二日半經之正輙彈表辭省尋禁旅之宫惟請急出三十五里外

增休沐往往馳召 孔帖云宇文士及攝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

謁告上冢 又云魏元忠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

太學生謁急 又云狄仁傑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可假人至薄書期會宜責

有司學徒取告丞薄職耳后納其言

還京師醫療 冊府元龜云張重華為華州刺史代宗大歷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遂茲日 韋應物詩云休沐遂茲日一來還故墟

去人遠 又云休沐去人遠高齋出林杪

休沐如令 孔帖云李德裕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德裕在位雖遠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即移病 又云高智周為侍讀得告還鄉里歎日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

年位俱高須加優異 冊府元龜云嚴綬為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長慶二年御史臺奏綬疾假滿百日合停勑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

以仲舅未停官 又云郭鏦為右金吾衛將軍長慶二年疾假滿百日帝以仲舅許未停官

準式停官 又云崔從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

宗太和四年留守崔和禮奏從請假一百日準式停官安重誨與羣官有異又云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天成四年奏堂兄晟卒請準式假有司給假一十五日勅重誨位重禁庭日親機務與羣官有異在常式難拘宜自初開日共給七日

休謁　休請　從告

休假四

原詩齊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云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

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晃恩甚戀庭闈歲華初有酒初服偃郊扉　梁沈約休沐寄懷詩曰雖云萬重嶺所翫終一丘堦墀幸自足安事遠遨遊臨池清溽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變蘭根應節抽憑軒搴木末垂堂對水周紫籜開緑篠白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遶北樓送日隱曽閣引月入輕幬爨熟寒蔬翦賓來春蟻浮來往既云勸光景為誰留　増梁劉孝綽句假西亭寄呈熊郎中副使詩曰

休句屏戎事凉雨北窗眠一夜江城夢萬里繞山川草木散幽氣池塘鳴早蟬妍芳落春後旅思生秋前紅槿粲庭豔綠蒲繁渚煙聞君東林臥郡閣曠周旋酬對龍象侶灌注清冷泉如何無礙志猶苦病纏牽　原隋江總休沐山庭詩曰洗沐惟五日棲遲對一丘古槎橫近澗巴石聳前洲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辨晦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　增唐王維休假還舊業便使詩曰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

佇立相候衙門裏時輩今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齒論舊忽餘悲自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歸騎非便止　白居易蘇州郡齋旬假命宴詩曰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為劇郡長安得閒宴頻下車已三月開筵始今辰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醑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

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闋酡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羣僚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溫庭筠休澣日謁西掖所知詩曰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門青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峰毫端蕙露滋仙草琴上薰風入禁松荀令鳳池春婉娩好將餘潤變魚龍　包何程員外春日東郊詩曰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為有

年幾度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藤垂委地縈珠履泉長侵堦浸綠錢直到閑闗朝謁去鶯聲不散柳含煙　宋蘇軾示王定國詩曰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遥知清虚堂裏雪正似薝蔔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冰凌兢戰瘦馬扣門剝啄驚寒鴉　陳去非休日早起詩曰朧朧窗影來稍稍禽聲集閑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所急蒲團著身寬安取萬戸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

入飽受今日閒明朝復羈縶　朱子熹示祝四弟詩曰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久雨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金元好問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詩曰升斗微官不療饑中林春雨蕨牙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元虞集觸石墜馬卧病蒙恩予告詩曰趨召顛隮歎目昏旋聞予告荷深恩藥班西域千金劑酒賜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署覺春温摩挲素壁光

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張養浩休日郊外詩曰久厭官居苦幽尋到澗阿鶴知松歲月鷗狎海風波野逈埆孤立嶺高雲半過莬裘良未暇聊此慰蹉跎　明高啟四月朔日休沐雨中詩曰送春風雨苦潺潺得告今朝免綴班卧聽鳩啼花落盡此身如在故園閒

原奏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曰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綱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

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糾黜且稚珪俯自内轄作士下闈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又奏彈奉朝請王希聃違假日謹案奉朝請臣王希聃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無遄及違弛之𠎝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增序明宋濂味梅齋藁序曰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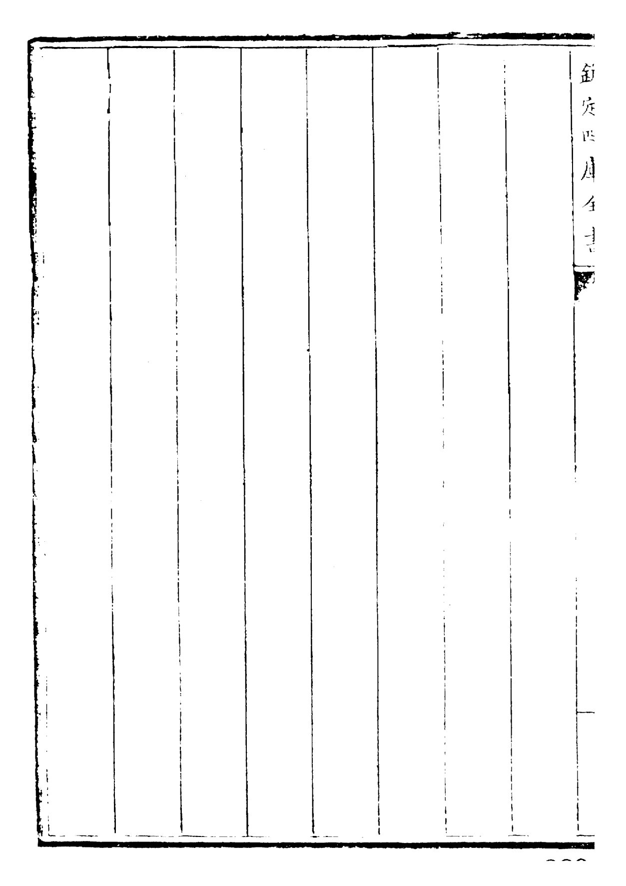
於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閒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為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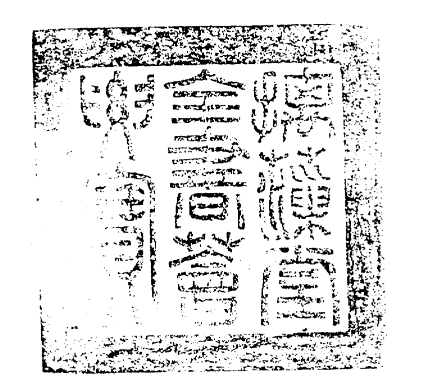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頁後七行衛侯刊本侯訛公今改

第十頁前八行敢賴寵刊本賴訛煩據左傳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公請薛侯曰刊本請薛訛謂滕據左傳改

第三十二頁前七行戎州人按戎上有脫文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朱攸

謄録監生　臣　宣蓧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二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政術部三 辭官 去官 離局 黜免 有罷復用

辭官一

增史記曰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

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寡人雖屏人私心在彼有之後既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既謝去　高士傳曰陳仲子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仲子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

出謝使者相與逃去　史記曰留侯素多病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戸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晉書曰武帝詔以鄭袤為司空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終於不就　北齊書曰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

矣充絀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閒奇類林曰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裝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　冊府元龜曰李抱玉為鳳翔節度使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䟽懇讓司空帝嘉其謙讓許之　又曰李夷簡為淮

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
凡四表乃許分司東都　經濟類編曰判戶部駙馬都
尉鄭顥營求作相其父祇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
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
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為祕書監　冊府元龜曰馮
贇應順元年為中書令面奏曰臣出自寒微比無勞効
徒因際會遂竊寵靈天下覩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
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　經濟類編曰哲

宗時文彦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彦博致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彦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䟽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修撰奉祠
經濟類編曰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

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

辭官二

原上章 **投檄** 蔡謨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司徒印綬章二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使徵謨陳病篤曰有公族穆子之疾寢伏待罪自旦及申公卿奏謨慢免為庶人 漢崔篆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投檄而歸

避功臣 **辭郡吏** 杜詩字公君為南陽欲降避功臣上疏曰宜虛數郡待振張之臣臣非所宜願受小職 蕭望之字長倩拜平原守上疏曰陛下諫官補郡吏所為憂末而忘本

稱父命 **視子疾** 晉卞壼字望之為尚書令時召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二人告稱父命不就壼奏一切班下不得以私

讓為永制二子不得已就之　陸詡字祖言為吏部尚書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詔許之

辭三公　泛五湖　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　范蠡辭官曰君行令臣行意乃偏舟泛五湖

罷就第　遂之楚　杜延年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周處字子隱除楚內史未行徵拜散騎常侍處云辭大不辭小遂之楚

治歷辭卿　韋賢罷相　傳周歛治歷納衛侯衛侯以為卿周治既服將命周歛先入及門遇疾而卒治歷辭卿注見歛死故也　韋賢為丞相老病賜金百斤罷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佯狂以避　失溲而止　韋玄成佯狂讓封以避凡　後漢世祖彊起張湛為司徒湛至朝堂失溲因自謝病而止

敢辱高位　顧督小職　齊使敬仲為卿卿曰羇旅之臣幸免獲戾敢辱高位以速官謗　黃香為尚書令遷東郡守上疏曰典

郡才非所堪願留備冗員督責小職復為尚書令

血氣未動　醫藥勉就

遂子馮辭令尹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也乃免　漢平當為丞相病篤上書乞骸骨上使尚書杜延年賜安車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曰君其勉就醫藥

官不屑就

辭合善為　匪念恪居　徒思智免　奉身而退　知止不殆　增目疾　身仆

冊府元龜曰唐張貴高宗永徽中為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　又曰路隨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退至龍墀身仆於地帝令中人慰問翼日遂以疏陳乞

雨為害　賊漸除

冊府元龜曰唐休璟中宗神龍元年為尚書左僕射休璟以雨為害咎在三司上表乞解　又曰苗晉卿肅宗初為左相後以賊漸除屢乞骸骨

李建遲

顏蕘速 冊府元龜曰李建穆宗長慶元年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旋改京兆少尹 又曰崔沂仕唐昭宗知制誥嘗與同舍顏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談笑而沂自媿翼日謁國相訴曰沂疎賤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

終中條 **居昆明** 冊府元龜曰司空圖為中書舍人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昭宗知其勇退從之其後除諫議戶部侍郎皆不起自號知非子時人高之竟善終中條山 又曰李客師為右武衛將軍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別業

三上書 **二宜去** 韓愈集曰孔戣字君嚴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韓愈謂曰公尚壯奚去之果曰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為二宜去

成雅志 **知勇退** 冊府元龜曰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太宗遣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朕

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為一代楷模下詳終中條注

投簪　挂冠

孔稚圭文曰昔聞投簪逸海畔今見解蘭縛塵纓合璧事類曰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不同進　唯早退

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問奇類林曰歐陽文忠公在蔡屢致仕門生蔡承禧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乞養病　請致仕

冊府元龜曰李靖為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乞解所職養病私門資治通鑑曰上以疾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聽歸樊川

詔致珍饌

辭歸林壑

冊府元龜曰唐王友貞為長水令後罷歸田里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時致珍饌給全祿終身　又曰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大歷中轉運劉晏聯表薦述睿由是累授起居舍人述睿唯再至朝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范希朝讓　李自良辭

冊府元龜曰范希朝建中年為邠州刺史韓遊瓌歸邠州以希朝得衆忌之希朝懼奔鳳翔遊瓌歿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為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讓於張獻甫曰臣始逼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　又曰李自良為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為軍帥物議多之

請奉左右　乞從閒逸

冊府元龜曰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請為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　又曰王方慶為鸞臺侍郎平章事

聖歷初以老疾乞從閒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　冊府元龜

篤信仙方　恣游名山

曰尉進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致仕未年篤信神仙方飛煉金石服雲母粉不與外人交通　又曰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恣游名山一日搦管為詩纔五字曰雲山游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

頭顱可知　耳目不聽　上詳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臣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聽非復能有裨益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文正感悟

持國歎咏　問奇類林曰處士魏野嘉祐中有詩贄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公在中書十五秋泰岳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續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為倅值生辰獻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難烜赫挂冠高節莫因循公歎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

言遂致仕

妄叨榮寵　龔遇涓塵　冊府元龜曰鮮于紹自絳州刺史除同州刺史高宗召見慰勉之紹辭曰臣今年八十五視聽昏耄豈可妄叨榮寵自貽罪譴乞許臣致仕　又曰宋璟為尚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官師之長愚臣衰朽之餘所以俛仰為政畨黃不言實懷覆載之恩龔遇涓塵之効令積羸成憊安可仍尸重祿

祁奚請老　張良稱病　左傳曰祁奚請老注致仕也時為中軍尉　下詳第一條

聞唯鵜之譏　憂即鹿之嫌　並詳後詩文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不與宰輔議　實由大臣薦　問奇類林曰判户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

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　又曰王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渙之召對上欲任以御史辭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

難逃天下之責　不勝家門之盛

上詳後詩文　冊府元龜曰韓公武弘之子以討淮西功為鄜州節度元和十四年弘自汴州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大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上詩

續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　下詳持國歎咏注

幸未厭得自遂　必待棄豈知足

問奇類林曰蕭

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乎 續聞奇類林曰龎莊敏公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充壯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足之謂

辭官三

原不能者止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舉主不可齊列** 後漢劉陶字子奇遷尚書以所舉主為尚書不可齊列乞就冗散拜侍中 **同諱** 王舒字處明父名會舒拜會稽內史上䟽乞換他郡朝廷議以字同音異舒又陳辭于是改會為鄮不得已而行之 **同名** 江統為中郎遷司以統叔春為宜春令統因上䟽曰但以㦸位之衆士人殷繁使至受官而㕘佐吏不得稱子孫不得言朝廷從之

宜勿奪志 魏田疇字子泰襲祖封侯讓不受有司劾疇很愎苟立小潔宜加刑鍾繇議宜勿奪志

叔父未得仕進 魏志劉楨有高節以叔父未得仕進絶州郡之命

增尚書

令必簡德量才 晉書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令總括百揆式是羣辟故必簡德而拔量才而授

此例甚多 孔帖曰武德七年熒惑犯執法右僕射蕭瑀辭位貞觀十五年熒惑犯上相左僕射高士廉辭位國史之內此例甚多

求歸耕養 又曰宋璟求致仕表臣叨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額雪刺滿頭求歸耕養築墉巖穴

告年 王禹玉詩曰陪幄方圖政安車遂告年

賜鑑湖剡水一曲 問奇類林曰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以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

詩酒自樂 冊府

元龜曰晉伊玉羽為光祿少卿滿歲退歸泰中以林泉詩酒自樂

乞為僧

又曰宋彥筠漢乾佑二年自邠寧節度使乞致仕為僧

司諫歸華山

湘山野錄曰宋真廟時日本國入貢求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旋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後錢希白楊大年二公為閒忙令楊曰世上何人號最閒司諫拂衣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錢若水歎

問奇類林曰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為秉節高邁以感動之者耳即以母老請解樞務

安石詆求歸愈切

宋史歐陽修傳曰修以風節自持年六十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

辭官四

增詩宋鄭俠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曰人生足清閒天下第一福惜哉聲與利舉世方逐逐君子耀軒裳小人腴口腹霜雪滿頤頷馳競心更速誰知東山後清風千載續仁孝實天成聰明乃幾燭弱冠揖高科聲華光煜煜騏驥駕夷途千里在舉足歲未再凋天官先上應宿皇華屢更指閤請分符竹端介奉高明慈仁撫煢獨施設妙通神歡謳道相屬一旦遽上章幡然謝羈束

古人涖官政五十曰艾服公年未五十懇請竟從欲緬彼伋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託巖谷由公仕以觀其庶無媿恧　元蒲道源辭陝西儒學提舉曰布穀聲中雨散絲晚牕濃睡正忺時春來暖透黃紬被老去甜歸白粲糜仕及引年何況病官雖閒局亦當辭為予多謝門前客莫怪慵夫應接遲　明高啓辭戶部之命東還有作曰詔貳民曹出禁林陳辭因得解朝簪臣材自信元難稱聖澤誰言尚未深遠水江花秋艇去

長河宮樹曉鐘沈還鄉何事行猶緩為有區區戀闕心

增疏後漢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不自安上疏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須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痼疾誠羞負乘辱污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芾之刺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遵

承舊典終享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受藩國願蒙
哀憐

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祖母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周庾信為閻大將軍乞致仕表曰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

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參賓客之事謬違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忝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為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 又代人乞致仕表曰臣聞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潢汙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煩蹇四支不

利扶并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婁之明安可率此留務溷茲恒典　唐李靖為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顧榆枋而自得駘足追羣瞻燕越而絶思幸屬光華啟旦管庫無遺假宮商於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戈人懷尚義以此為效實貪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豈不增媿自濫端副待罪文昌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

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珠聯求其所由並臣之咎加以年事西夕痾病日侵乞解所職養病私門　唐休璟為尚書右僕射以雨水為害上表曰臣聞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臣樗櫟散材桑榆暮齒識非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廡執典禁戎不雪西郊之恥忝尸端右更居八座之榮況疲敝已至年髮浸衰無德而祿必為小人之患非材妄居果致大臣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國有水災屢為人害將政教

之吏罔副天心實變理之才未知王度昔漢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況竊在聖朝豈敢靦顏居位乞解所居待罪私庭　宋璟乞致仕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拔自幽介欽屬聖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徒以久從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得再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邑大郡所更中外已忝彝章逮居端揆尤竊右職伏惟陛下採能以授為官而擇察臣之有詞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

室養疾衡門　權德輿代魏博田僕射辭官表曰臣聞中原息戰子房得以乞身東吳既平范蠡終能行志愚臣夙心私有所慕況蒲柳先邁駑蹇易疲仰覬天慈俯照愚悃　郭崇韜上表陳情曰臣轅牙小校樗朽凡姿陛下天睠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別選通人邇來雖戡夷巨孽纘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寃立十九葉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自宸衷兼列校之同心非微臣之獨計今珥貂冕於朝端統龍旌

于閫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卽鹿之嫌寧抑懸貆之刺　宋歐陽修辭免參知政事表曰臣本乏才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豪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報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才賢　又辭樞密副使表曰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學古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

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措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閒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丁寧惟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

增狀宋吴永叔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曰臣猥自遐陬躐登朝序偶直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彦以同升謬當記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

燋煾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儻冒承于殊渥恐交噴于煩言伏望聖慈俯矜愚悃　真德秀再辭免戶部尚書狀曰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畒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于閩嶠心已騖于闕庭惟是

天臺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雖踵夔龍之武職專治
賦媿亡晏滉之才僭瀆睿聰冀還宸渥
增墓表明楊士竒陳靜誠先生墓表曰太祖高皇帝定
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上曰
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
悦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賛幾務車駕幸
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詔
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替命為學

士翰林者再皆固辭甞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閒遘疾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徵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痊入謝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廄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為解釋上亮其誠未甞為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葢靜澹恬退始終

去官一

增前漢書曰陳咸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寛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天中記曰後漢選注胡剛清高有志節值

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　冊府元龜曰王績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歸鄉里　又曰盧懷愼為黄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盧懷愼忘身徇公積勞為病方欲省其謀慮專於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又曰韋況代宗大歴中隱居于嵩山守志樂道孔述睿深器之薦為拾遺不起未幾又以起居郎追赴闕半歲棄官東歸徙家于龍門別

墅　問奇類林曰張正甫為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又曰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作亭名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瞶三宜休　山堂肆考曰宋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貫山錢合璧事類曰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期年大書詩于廳壁拂衣而去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

養閒身　又曰元豐七年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温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賜詩者再　山堂肆考曰蓬州人鄭修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然而歸所居結茅扁曰飯牛菴　又曰趙抃歸老西安作高齋蘇軾寄詩云功名富貴俱逆旅挂冠而去真秋毫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家於廬山之陽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萬事從我好　經濟類編曰伯勤齊

爾布哈諷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即辭避所親為之不平阿嚕圖曰我博爾濟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御史臺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

去官二

原挂冠 **命駕** 後漢逢萌字子慶見王莽殺子宇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挂東都門而歸 世說張翰字季鷹為齊王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蓴菜羮鱸魚鱠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覊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駕東歸

貢禹 **枚乘** 禹字少翁為河南令以賊事為府官所責

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乎遂去官**不折腰**枚乘為弘農都尉不樂為吏旋去官客游梁

敢踰心陶潛為彭澤令曰今日不能為五斗粟折腰于鄉里小兒乃去官作歸去來辭　王羲之字逸少會稽人稱疾去官于父母前自誓曰今後敢踰此心貪冒苟進是無尊而不子也

表送章綬　**上還舉板**晉書魏舒為司徒年老每稱疾遜位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于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　荆州先賢傳曰董正少有美姿太守舉孝廉正負笈單步上還舉板

棄官而去　**投檄而歸**會稽典錄曰周規為湘令二月長沙太守徐祝行縣以草檄敕縣除之規以妨農時損夫力拒而不聽遂棄官而去　下詳辭官

即投傳去　廼以

疾歸 豫章記孔恂為別駕即投傳去汝南先賢傳曰黃憲舉孝廉廼以疾歸 無義不仕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有嫌棄歸 晉陶侃字士行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而歸

病不之官 後漢楊倫以諫不合出補常山主簿病不之官司隸催促倫上疏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徵詣廷尉詔原之

族無所庇 傳宋公孫蕩棄官則族無所庇

奉戒免歸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戒子孫無為王國吏及子駿遷趙內史遂免官歸

典兵擅去 世說王經字彥緯為江夏守曹爽附絹三十匹令交市于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官對送使杖五十爽聞不復加罪

三揖一辭

難進易退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奉身以退

量力而行

增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

懸輿　**歸杖**

谷壁事類曰自知稅駕無李斯之歎音使保懸車復韋賢之故事　又曰脫簪公府歸杖私門狄梁公表

罪人　**餞烏**

三國志曰田豫字國讓仕魏遷南陽守曰年高七十而居位譬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去　合壁事類曰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李復圭嘗作書譏之老鳳池邊蹲不去餞烏臺上紫無聲曾魯公遂乃致仕

蟲觸網　**雪壓竹**

金樓子曰龔舍適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死焉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久淹邪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山堂肆考曰宋羅之紀字國張號筠心瑞陽人孝宗朝攝邑雲夢見雪壓庭竹詩云吾道非邪真可恥此君豈是折腰人遂棄官歸

恥為屬　**疾其姦**

孔帖云郝處俊恥為

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蕭存張滂主財賦辟留務京師時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賁車騎　採薪粟　孔帖曰關播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賁車騎閭門不嬰外事　又曰杜甫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栗自給

非其所好　豈為難得　冊府元龜曰竇威沈深有器局隋煬帝時以皇后姊壻徵為考功郎數侍遊宴非其所好　下詳第一條

殊苦督將　不堪中人　冊府元龜曰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輔有督將恃恩伐功者多撓吏理元衡苦之乃移疾去為沈浮讌詠之游　又曰王正雅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監軍中人怙權正雅不能堪遂謝病免

潛遁而去　謝病以歸　冊府元龜曰唐李守節吳人也少習詩禮年六十不求仕天寶初以高蹈徵遷至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既辭闕廷不言發期潛遁而

去朝廷故友追送靡及　又曰後唐李保殷為大理卿未滿秩屢為人所制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

武后多殺　刺史不禮　孔帖曰李思訓為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　又曰劉幽求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

毀車遠遁　焚章長嘯　後漢書曰馬良年三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恥在厮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揵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絶十許年乃還鄉里　合璧事類曰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

挂冠自在　投紱歸來　白居易詩曰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　蘇軾詩曰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

角巾歸里　牛車還鄉　合璧事類曰羊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洛歸故里　又曰太尉李

晨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不得見

疏廣謂受 事文類聚曰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曰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黃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張鑄與昷 又曰張鑄祥符中登進士甲科歷四郡守五任漕憲嘗帥南陽王介甫乃其門人也與姪昷並以光祿卿致仕同歸縉紳榮之杜祁公贈詩云七十引年遵禮經君家何事最為榮清朝叔姪同辭祿歸去田園盡列卿

不似白雲 趙嘏送蕭相公詩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情謾自勞肬却朝衣便東去青雲不似白雲

相期赤松 高 蘇軾和潞公超然臺詩曰我公厭富貴常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

飽鱸鱠 經濟類編曰後唐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凡事之梁震曰先王待我

披鶴氅 上詳第三條

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上洲震披鶴氅自號荆臺隱士

棄官為道士　以家付兒曹

冊府元龜曰李淳風為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　山堂肆考曰宋辛幼安名棄疾寧宗朝奉身勇退悉以家事付兒曹

自稱香山居士　難做退位菩薩

合璧事類曰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續問奇類林曰蘇易簡罷知政事不勝閒冷謂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

不使我酣美酒　遂出所受俸錢

孔帖曰王績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　又曰呂才東皋子王績集序天下亂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

門前輕舟夜逝

去官三

原高尚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逃祿國語　趙溫歎雌伏東觀漢記趙溫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何能雌伏也　高岱謂藏暉文士傳曰高岱有操郡將盛憲以為上計吏岱辭不行謂司卿曰懷書千卷隱光藏暉遂稱疾歸家　司徒失人閔仲叔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不及政事仲叔曰辟而不問是失人也投劾云云　郡守非人後漢檀敷蒙城令以郡守非其人乃棄官　官止六百石漢邴漢兄子曼容為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見執主事儀范滂字孟博為光祿主事執公儀見光祿勳陳蕃蕃不止之滂恨投版棄官郭林宗

聞而讓蕃

范滂詣獄解印　後漢黨錮事下詔捕范滂督郵吳導至縣抱書閉閣伏牀而泣滂聞之曰此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引出俱去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

巴肅詣縣解印　巴肅坐黨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欲俱去肅曰人臣有謀不隱有罪不怨遂被害刺史賈琮刻石記之

陳蕃刺史不合　刺史周景辟陳蕃為別駕以諫不合投傳去

龎奐鄉人敬之　襄陽記龎德公子奐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

增**投冠**　陶潛詩曰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

非其好　冊府元龜曰杜如晦隋末為滏陽尉非其好也後棄官歸于鄉里

彥範不用其言　又曰孫處元為左拾遺中宗神龍初功臣

桓彥範等用事處元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終不用其言乃去官

隱武寧山孔帖云柳渾累遷衢州司馬後棄官隱武寧山

永為陸司勳又曰歐陽矩移陸司勳書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鱸鱠蓴羹放歌長嘯永為陸司勳庶幾乎不朽

遺名勇退元稹制曰遺名自遂勇退推高

年滿七十韓愈集序曰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

子弟侍側公卿在席孔帖云盧簡求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有園林别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觴咏竟日忘歸

去官四

增詩唐王維崔錄事曰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

曽任俠晚節更為儒遁跡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
狎鳥余欲共乘桴　又送綦毋校書棄官還江東曰明
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
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静日暮九江空清夜何
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蒹葭叢余亦從此
去歸耕為老農　杜甫送孔巢父遊江東曰巢父掉頭
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
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

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
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劉長卿
漢陽獻李相公曰退身高卧楚城幽獨掩閒門漢水頭
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卷簾愁幾人猶憶孫弘閤
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杜牧許侍御棄官東歸寄贈曰天下繡衣吏東吳美
退居有園同庾信避事學相如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
踈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麈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

他年雪中櫂陽羨訪吾廬　朱慶餘孔尚書致仕曰高人心易足三表乞身閒與世長踈索唯僧得往還直聲留闕下生計在林間時復逢晴景乘車看遠山　劉得仁和鄭先輩謝秩閒居寓書所懷曰把筆還詩債將琴當酒資藍衫懸竹桁烏帽挂松枝　温庭筠贈盧長史詩曰移病欲成隱扁舟歸舊居地深心事少官散故交踈道直更無侶家貧惟有書東門煙水夢非獨為鱸魚

王建送唐大夫罷節歸山曰年少平戎老學仙表求

骸骨乞生全不堪腰下懸金印已向雲西寄玉田旌節
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人間雞犬同時去遥聽
仙歌隔水煙　宋王禹偁賀將作孔監致仕曰泣辭明
主挂冠簪便約幽雲老舊林朝請罷來頒典笏田園歸
去只攜琴焚香静院當山色曬藥空庭避竹陰一子得
官三品禄未饒疏傅有黄金　趙抃送穆舜賓承議致
政還鄉曰清修平日得無慚學道勤行肯妄談軒冕喧
譁公始悟林泉瀟灑我先諳曾憐避弋雲中鴈每念纏

絲繭裏蠶畫舫西歸時節好春山如黛水如藍　孔平仲送謝仲規致仕曰公年五十餘鬚鬢黒如漆朝廷方進用未是挂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身自乞人疑徇虛名今也践其實蕭然巢許姿負腐視冕紱東南富人材卿相近間出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賢哉謝夫子趣尚真不屈騰裴嶺外遠歸櫂江邊疾故鄉何日到清暑坐華室荔包雜紅紫茶品分甲乙歲時會親賓左右列圖帙回頭煙瘴地揮手風波窟天將勞以生乃獨取閒

伏覩公眉宇秀凜凜有道骨當為地上仙不是籠中物

蘇軾罷徐州往南京曰吏民莫攀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别别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鞭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絶　黄庭堅次韻休官曰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春白日無公事紫燕黄鸝俱好音付與兒孫知伏臘聽教魚鳥逐飛沈黄公壚下曽知味定是逃禪入少林　楊

萬里送吳敏叔侍郎曰脚踏雞翹豹尾閒心飛碧岫白雲端人看䟽傳如圖畫帝念嚴光返釣灘玉殿松班虛次對竹宮茅立漢祠官自憐病鶴樊籠底方羨冥鴻片影寒　朱熹蒙恩許遂休致曰闌干苜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寛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閒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涒灘　元趙孟頫題歸去來圖曰斯人真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黄華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

窮北揔眠撫卷常三歎世久無此賢　明孫蕡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曰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緣輕雙溪水繞長松下只讀楞伽一卷經　王世貞解任後得明卿罷官報寄贈曰郵書一到不堪聞起别殘燈坐夜分塞馬論來終是失冥鴻去後許誰羣無妨中散來千里更喜延之詠五君與説近蹤應稍慰買山全

占洞庭雲

增傳明王英劉先生傳曰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

薦先生雖老猶可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辭宣宗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為教官先生辭益力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先生歸怡然自得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

增序宋程俱送林德祖東歸詩序曰余行道南徐過故人蘇承祖出許振叔書道德祖桂冠勇決之狀余時冒初暑向遠途忽忽煩憒聞之灑然如挹寒流而濯清風也　明徐一夔郁離子序曰誠意伯劉公學足以探三

才之與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因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恱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所以作也

增咨目宋朱子致仕後客位咨目曰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攣纏繞之患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離局一

原遐棄厥司叛官離次遐棄厥司　失位失官慢也離局姦也一失其位寵名皆棄

失職臣之失職常刑無赦　一日失職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既忘恤緯

是不理庖　各揚其職揚舉　增持虎符出界事文類聚曰漢馮野王字君卿為琅邪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還家免官　原越界迎後漢皇甫規字威明為渡遼將軍欲退身數上病不許友人王旻喪還規越界迎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奏芳曰威明欲避地故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遂不問也　吉黄伏法吉茂同產兄黄為長陵令時禁長吏闕擅去黄聞司徒趙

溫覺以故吏選科奔喪司隸鍾繇收伏法

增棄印謁趙洛 閻奇類林曰趙洛過滎陽曹暠迎之洛不為留暠以不得見為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

原出界送 晉郭奕為野王令羊祜過之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石崇免官 石崇為荊州徵為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遂免之

旬日却還 阮籍為東平相到郡法令清簡旬日却乘驢還

增還京師醫療 孔帖云唐張重華為華州刺史代宗大歷三年以病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不樂職輒去 又曰張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

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文獻通考曰宋太宗端拱二年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係職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離局二

增判唐人對病疾判曰四岳咨命九土司牧功共理於伏熊期得賢於建隼淮陽卧理闔汲黯之政譽渤海行歌美龔公之化洽甲官忝列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蘭院少延年之菊漳濱卧疾雖比於古人潁川流譽靦顔於今吏賜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出境而行何慢官於私第

黜免一

原設雀羅 賦鵩鳥漢書鄭當時傳曰先是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賈誼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悼為鵩鳥賦

黜師保 奪官邑書思過之地放黜師保

行吟澤畔 俟罷長沙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懷沙賦沈汨羅而死賈誼謫為長沙王傅既以謫去渡湘水為賦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

伯仁醉酒 屈平獨醒晉周顗字伯仁為吏部尚書醉酒為有司所糾詔令白衣領職

庶人終家 特進歸第前漢諸葛豐傳曰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後漢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朝臣震懾望風承旨景為執金吾驕縱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畧婦女有司莫敢舉奏太后聞

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歸第

成王黜廷理　晏子逐高糺

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何廷理之駮於法也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　晏子使高糺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糺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唯聖人而巳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柳下惠三黜　潘安仁再免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潘岳閒居賦曰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陳遵置

酒跳梁　廖立視屋憤咤前漢陳遵傳遵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左氏飲酒作樂陳崇劾奏之　蜀志曰廖立先主徵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常懷怏怏舉頭視屋憤咤亮表立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云云廢立為民徙汶山郡

絀爵　降階　御魅　投荒　逐臣　遷客　投諸四裔　謫居三年　失恩禁闥　俟罪荒陬　將不甘心　故無鉗口　賈誼長沙之中實傷鵩鳥　屈原汨羅之上見著離騷　增屢諫　好諧冊府元龜曰薛大鼎貞觀中為齊王祐長史祐溺情羣小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鼎輔導無功竟坐免　又曰韋綬元和中為諫議大夫充皇太子

侍讀綏好諧戲兼通人間小說他日帝曰侍讀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今綏之談論有異於是豈導太子者命罷其職

受金 納賄 冊府元龜曰張涉德宗居春宮時為侍讀及即位累遷散騎常侍俄受湖南觀察使金事覺以舊恩不之罪廢於家 又曰馬懷素為監察御史貞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

乃知我 苟利人 左傳曰狼瞫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宜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冊府元龜曰蕭復建中初為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廪在境內復輒以賙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下削階授代親友唁之復恬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立仗馬 觸藩羝 資治通鑑曰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 陳師道詩曰纔如得風鷃已復觸藩羝

太宗怒 仁傑劾 冊府元龜曰唐閻立德為將作

大匠貞觀中太宗將幸雒陽遣立德行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置宮役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及此暑熱又多虵太宗大怒立德坐免　又曰韋機為司農卿兼統將作少府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機所作在於堙堞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觀之此豈致君堯舜之意哉仁傑奏劾之遂坐免官

鬬雞檄　賞花詩

冊府元龜曰王勃高宗乾封初沛王賢奏就府修撰時諸王以鬬雞為戲勃作檄英王雞文高宗聞之曰廻車朝歌不踐勝母者惡其名也勃此文恐成交搆之漸斥勃不令入府　又曰白居易元和中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先是居易母因看花墜井死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名教之士譏焉或以其事上言因命宰臣與居易遠州刺史

先集衆　不給直

冊府元龜曰高宗龍朔元年狩于南山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

興以輒先促圍集衆欲斬之帝謂侍臣曰恐外人謂我玩好吹獵輕斷人命特令赦免　資治通鑑曰元和十五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怨訴盈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

非無辭矣　何相迫也

冊府元龜曰貞觀二年司空裴寂坐事免先是有沙門法雅妖言伏法寂辭與相連坐免歸蒲州俄追入闕未幾寂奴恭命上變太宗曰寂罪有四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　又曰開元十二年詔曰張嘉貞備位宰相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貶居藩守俾肅朝位嘉貞悅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三員何相迫之甚也

柳渾守正　陸贄敢言

冊府元龜曰貞元三年平章事柳渾停知政事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疾渾守正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也自是為其所擠　又曰十年宰

相陸贄罷為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陳其不可用延齡謗毀百端竟罷贄相

書空作字　會親賦詩　合壁事類曰殷浩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冊府元龜曰天寶五載左丞相李適之罷知政事李林甫構成其罪遂罷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對咨失次　詞語不遜　冊府元龜曰德宗大歷十四年以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才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咨失次居相位凡八十餘日罷政事　又曰懿宗乾符六年黄巢乞天平節鉞詔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盧攜爭論于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為太子賓客

猿鳥為伍　狗竇為門　合壁事類曰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拂拭獨子厚與猿鳥為

伍 又曰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塩菜由狗竇中入端坐抄藥方兒姪亦罕與語

屏除子孫 廢斥親舊 冊府元龜曰陸爽為太子洗馬子法言釋褐承奉郎初爽甞奏高祖太子諸子更立名字帝從之及太子廢帝追怒爽多事子孫宜屏除法言坐除名 又曰鄭畋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伍

黜免二

原黜伏 罪人黜伏 黜惡 禮簡不肖以黜惡 黜不端 咸黜不端 黜乃亂 于楚太

三巳 令尹子文三巳之無愠色 三違 事君三違不出境則利祿也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左遷 左降 左轉 左授 增蘭陵令 史記

曰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

退修初服 離騷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修吾初服

坎壈 楚辭曰坎壈兮寒士失職而志不平

居常鞅鞅 漢書曰漢高故韓信為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原免歸田里 謝承後漢書

無賴被斥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于朱牖之中窺母母曰此兒無賴久被斥退也

增醉尉呵止 漢書曰李廣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還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原上司空印綬 前漢何武為九卿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上司空印綬

增失侯家居 漢書曰楊惲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予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原上印綬還第

東觀漢記曰丁明代傅喜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上印綬還第

收丞相印綬

漢書曰王鳳怨王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王商陰事制曰勿治鳳固爭之遣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歐血而死

上印綬就第

前漢傅喜傳曰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上印綬就第

免徙合浦

漢書曰王莽與傅隆交隆不甚附哀帝時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為冀州牧陷無辜不宜處在中土免官徙合浦

徙歸故郡

後漢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比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

位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帝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鄉

西歸故里後漢馮衍傳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從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罷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河水溢三公黜京房云

三公以災異免謝承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

嗚舌遂免典略曰梁太后臨朝使梁冀下治山陵尚書欒巴上書欲多令壞民冢太后詔曰巴小子弄口鳴舌遂免官

李密作詩奏免晉書曰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

僚位偪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　甄

大義以明責反初服于私門並潘岳西征賦

謝瞻種蒽免官義熙十二年有司奏太常謝瞻四人還家種蒽免官

增恨破甑世說曰鄧竟陵免官後見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于叔達不能不恨于破甑

流汗失色資治通鑑曰安城王項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項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

畫衣裳為鼇甲之象冊府元龜曰長孫平開皇中為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鼇甲之象帝怒而免之

鄭氏性悍又曰楊素為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

諷讀為務又曰唐房玄齡仕隋補隰城縣尉漢王諒為逆坐除名徙上郡鬱鬱

不自得唯以誣讀為務

萬代不原　又曰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首為弑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制可之

思量不能出家　又曰貞觀元年尚書左僕射蕭瑀坐事免廢於家瑀常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不能違意瑀旋踵奏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怒之

不敢久在機密　又曰高宗永徽六年以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后舅歷位中書令后既寵衰不敢久在機密

無所弘益　又曰睿宗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門客受賂　又曰肅宗至德二年吏部尚書平章事房琯以門客琴人董廷蘭受賂罷相

麞頭鼠目乃求官　又曰李揆肅宗乾元初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為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

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麞頭鼠目乃求官及載登庸捴當徙職江淮養疾家復貧匱乞食取給

遺私書 彙苑詳注曰呂胄遷禮部侍郎與裴延齡為姻家擢其子摻上第會入朝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為潭州刺史

言得失黜官 韓愈集藍田縣丞廳壁記曰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

觀王氏清歌 冊府元龜曰韓僧壽為上柱國有凉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率觀之僧壽豫焉坐是除名

霖雨無功 又曰劉鄴罷知政事自敘云霖雨無功深媿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歸國之期帝為之憫然

在任悠誅求 又曰後唐韓知章為漢州刺史天成四年以在任日悠誅求達于聖聽勒歸私第

斷獄謬誤 又曰勾龍階為陝州觀察判官清泰二年勒停追毀見任官牒以斷獄謬誤故也

以死為生

又曰晉李鼎為侍御史天福八年敕曰李鼎方居憲合稟朝章豈可八月中喪妻十月後供狀欺公冒寵以死為生止停見任尚示寬恩

帶階官安置　朱子語録曰本朝舊法凡謫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别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今呂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

輕似葉　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

一筆勾　資治通鑑曰范仲淹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

黜免三

增詩唐張九齡酬宋使君見贈曰時來不自意夙昔謬樞衡翼聖輔明主妨賢媿友生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

荆襄廢時所薄祗言察故情　李白寄崔侍御曰黄河三尺鯉本住孟津居黙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杜甫寄李白曰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黄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濵莫怪恩波隔乗槎與問津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

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白居易郡齋月下憶廬山草堂曰諫諍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能匡聖主祗合事空王龍象投新社鵷鸞失故行沈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寺仍開一草堂平治行道地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為枕頭巾閣在牆　鄭谷送吏部曹郎中鄴免官南歸曰高名向已求古韻古無儔風月拋蘭省江山向桂州賢人

知止足中歲便歸休雲鶴深相待公卿不易留滿朝張
祖席半路上仙舟久別郊園改將歸里巷修桑麻勝祿
食節序免鄉愁陽朔花迎櫂崇賢葉滿溝席春歡促膝
簷日暖扶頭道暢應為蝶時來必問牛小生誠淺拙早
歲便依投攀送徧揮灑龍鍾志未酬　宋徐鉉貶官秦
州出城作日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
不從為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郭
林泉已徧遊惟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　蔡

持正夏日登車蓋亭曰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黄庭堅跋東坡和陶詩曰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明楊基送李琴川謫臨海曰南風雨來塵作泥稻花豆莢生初齊一人失意解官去席上衆賓顔色低輶車欲發未忍别感慨握手立大堤

增序唐李白送趙四流炎方序曰趙少公才貌瓌雄志

氣豪烈以黄綬作尉亦猶雞棲鶴籠不足以容東鸞鳳耳以嫉惡抵法遷于炎方辭高堂而墮心指絶國而摇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黄鶴曉别愁聞命子之聲青楓暝色盡是傷心之樹

增記明蘇伯衡南華謫居圖記曰洪武元年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戸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

暇時時臨眺而樂焉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為何如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絶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增祭文唐韓愈祭柳子厚文曰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之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有罪復用一

原秦赦孟明之罪　魏尚舉繫獄魏尚有罪繫獄馮唐舉之拜雲中太守匈奴畏之　宣室詔入賈誼謫居長沙後歲餘文帝思誼徵還上在宣室詔誼入語　拜

韓安國 安國下獄免官後起于獄中拜梁内史 死灰復然 漢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史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未幾拜梁内史 增名為淮陽 漢書曰汲黯坐免官隱于田園者數年名為淮陽太守 原用尚方禁 朱博字子元為左馮翊詰長陵大姓尚方禁面上是何等瘡瘢禁具首服盜人妻見斫博曰馮翊欲灑卿恥抆拭用卿禁曰願効死也 張敞 起亡命 張敞有罪詣闕上印綬即從闕下亡命後冀州有賊盜詔敞加拜冀州刺史 漢收 賔憲之功 增從祠泰山還笏 隋書曰張威在青州侵擾百姓坐廢于家後從上祠泰山上曰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六載然後聽仕 唐六典曰流移之人皆不得棄放妻妾及私遁還鄉至六載然後聽仕 使功不如使過 孔帖曰李靖字藥師開州

鑾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

豈可高枕鄉邑 冊府元龜曰薛仁貴上元中坐事從象州赦歸高宗思其功尋復召見謂曰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為朕指揮邪於是起授瓜州刺史

依舊金紫 又曰明皇先天初劉幽求為右僕射以太平公主將謀逆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請誅之暐洩其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流封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詔曰劉幽求義以臨事精能貫日茂勳立艱難之際嘉謀盈啓沃之初既殄羣凶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于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興哀垂德 柳宗元文云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

宰相哀其才 孔帖曰劉禹錫字夢得始

坐叔文貶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將湔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留務乃詔禹錫等補遠州刺史

下江南圖 山堂肆考曰宋曹翰太祖時名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翰泣謂曰衆口乏食貧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願質錢十千中使回奏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帝惻然憐之乃召還

言事無避如前 問奇類林曰唐介為御史以言事謫潭州倅改知復州未至台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如前

暫著南冠 蘇軾詩曰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雁與歸休

復佩銀 又曰初起湘纍復佩銀

活焦枯 黄庭堅詩曰昨夜風雷震海隅天心急擬活焦枯

原棄瑕

錄用　**責功補過**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

有罪復用二

增詩唐司空曙酬張芬赦後見贈曰紫鳳朝銜五色書陽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

元陳櫟送汪希道入都曰行行觸秋暑勇往覲國光修途或濡滯一瞬北風凉不仕十餘年養親竄罕煬將謁吏部選寸禄願少償庶畧助甘旨贖其不遑將不仕果何因憲幕嘗翺翔驅馳海南北訊獄主慈祥詿誤陷賊黨詰問加精詳活千七百人解縱還善良幾以失出

譴究竟靡濫臧久之天日開歲月坐荒荒濂溪范參父議獄俱慨慷殺人求媚人毋乃欺穹蒼活千人有封君後必當昌安得當吾世而不蒙薦揚當路願鑒之萱草癯北堂俾得早言歸為養及壽康臨期重丁寧白雲遥在望

增制唐陸贄奉天改元大赦制曰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内

騷擾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其李希烈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竒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沈欝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　白居易授澧州刺史李肇郢州刺史王溢朗州刺史温造等制曰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

等與之會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為郡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縁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易為弊頗甚況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換故吾以采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

增碑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曰武德六年轉仲山甫左列南州舊俗淫其白獸之祠西棘餘卧背吾黃龍之約王師直進陵劒棧以長驅廟略遐宣揖銅丘而決勝七年詔君討襲楓天棗地金門玉帳之營方

卦圓蓍灼木弦弓之射一鼓而擒四姓三戰而平百濮

其年加上大將軍而俄以爭功得罪游俠從君特降王

綸遐遷騰府通塞有命潘安仁之緒言富貴在天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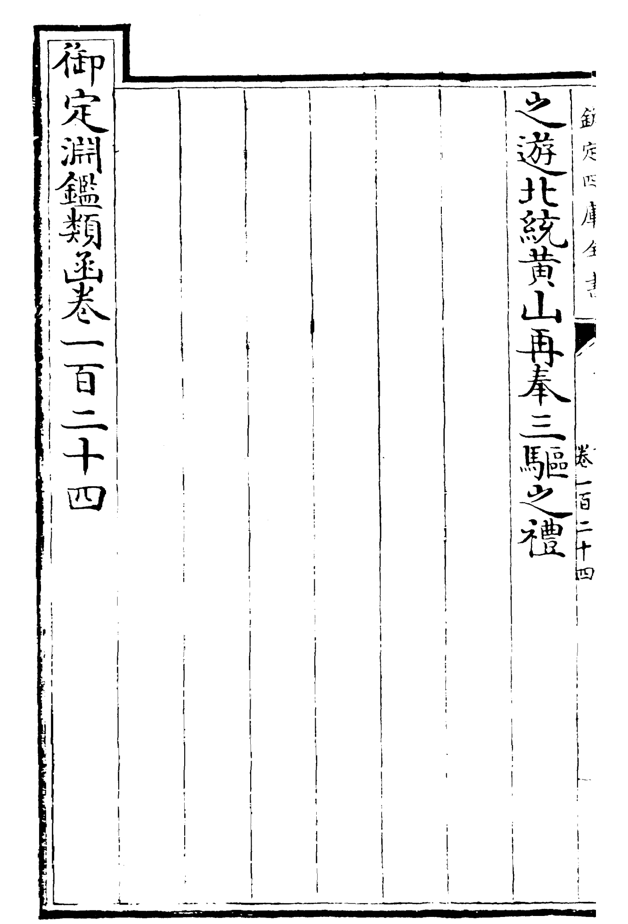
夏之餘論無諧封禪空歎息於周南絕望夏臺竟棲遲

於漠北太宗承聖皇之大寶奉天帝之休期雷雨入瀛

光華四極旌賢赦過惟新之命屢覃念功簡勞惟舊之

恩累洽授長樂監仍命於北門供奉宜春禁苑太液神

池浸石菌而揚波擢金莖而挹露南經丹徼恒陪萬乘



之遊北統黃山再奉三驅之禮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謹案第四頁後四行周𢿱刋本𢿱訛遄據左傳改

第四頁後五行周𢿱先入刋本𢿱訛還據左傳改

第三十一頁後一行鄭當時傳刋本訛汲黯傳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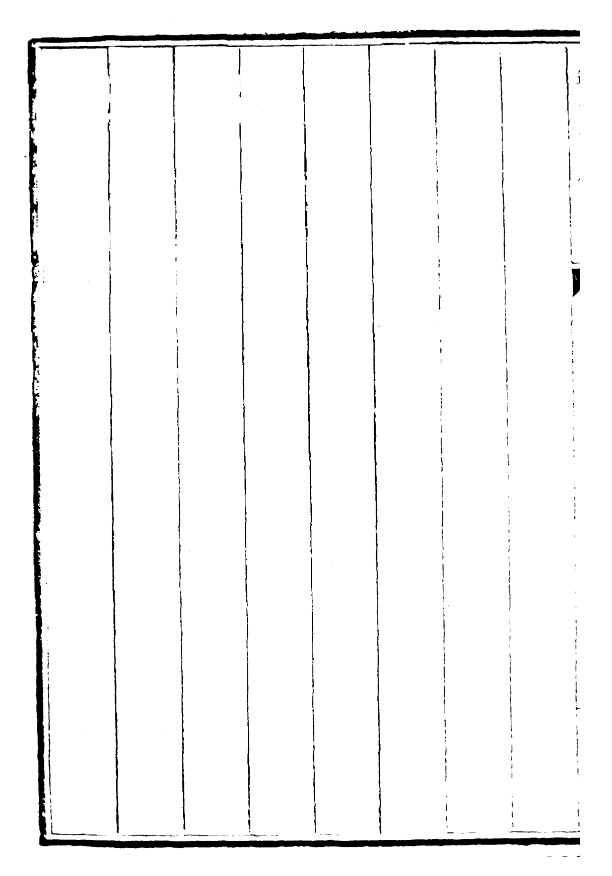
漢書改

第四十五頁後一行而肇等與之會飲刋本會下

衍合字據長慶集刪

第四十五頁後四行故吾以采章階級刋本采訛

来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宣葆光